

# 张大千犀浦轶史

杨诗云

**摘要：**抗战初期张大千自北平沦陷区逃回四川后，在成都定居达 11 年之久。其中，在郫县犀浦居住时间较长，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张大千艺术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通过揭示此前若干张大千论著中鲜有论述的这一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张大千的后续研究，也给保护四川的世界名人旧居提出警醒。

**关键词：**张大千；犀浦；钟家大院；沱水村居；徐雯波；张比德；刘绍候

抗战初期，世界文化名人张大千在北平一度被日本人掌控。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闯关还蜀”。1838 年 10 月底辗转由重庆抵达成都，从 1938 年至 1949 年底，这 11 年之间大千全家一二十口人在成都没有购房，借居将近 10 处。在郫县犀浦的钟家大院居住的时间相对较长，这里环境安静，张大千在此地创作了不少书画精品，都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里他还留下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轶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伴随他后半生的贤内助徐雯波女士就是在钟家大院结识的。

## 一、“沱水村居”之由来

张大千民国年间创作的一些书画作品之中常题署“沱水村居”，就是指大千先生借居的成都郫县犀浦太和场（今名犀浦团结镇），在成都之北，当时其通信详细地址全称为“成都外北太和场”（图 1）。该处 1950 年前属成都管辖，今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距市区 13 千米，太和场历史悠久，解放前是郫县四大集镇之一，为川西平原著名的水码头。古称“沱水”码头。沱水，《汉志》梁州沱水有二：一在今四川茂汶县西南，一在今郫县西南……<sup>[1]</sup>。沱水，即今“府河”，是成都市“母亲河”的源头。这是张先生以古河流名称之。团结镇（太和场），一些人称之为“府河第一镇。”



图 1 张大千从太和场寄书北平孙云生信封

作者简介：杨诗云（1938—），男，重庆市人，四川西蜀张大千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方向：张大千生平与艺术、美术史论。

这条河的不远处有个村落，旧地名叫蔡家碾，后来被“钟家大院”名所湮，在犀浦太和场上街(即今团结镇靖源上街)的沱水对岸，左行1千米即是钟家大院。大千先生在这里的几年中创作了不少精品(四川博物院、重庆三峡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历史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均有收藏)。

## 二、两个钟家大院

郫县犀浦太和场钟家大院有好几处，常提到的是在太和场蔡家碾钟家大院，院主钟开焮，另一处是在太和场以南约2.5千米的临风桥钟家大院，院主钟开裳。这两处大院的院主祖籍是从广东入川的钟氏七十世钟慕贤之后裔。到民国时期，太和场附近姓钟的多有迁徙，至20世纪50年代这里仅有百数十家。蔡家碾与临风桥的两家钟家院，各占居住面积约有八亩、田产数百亩，其两家是族氏兄弟关系，院落都比较大，因此，乡民将这两个大院都叫“钟家大院”。如果有人寻找“钟家大院”时，这里的乡民会反问是找蔡家碾“钟家大院”或临风桥“钟家大院”。

蔡家碾钟家大院姓钟的很多代人都居住这里<sup>①</sup>。历史悠久，自清季嘉道年间有之。其院落宽大，大门朝南，门口一对青石狮子，寓意“保平安，招财运”。二十余间房屋都是小青瓦盖的，木质鬪樨，竹篾泥墙，石灰敷面，屋宇雕梁画栋，后花园内栽植花木果树，优雅舒适，是川西典型的四合庭院(图2)。除正房(包括东西两侧厢房)十余间外，后宅还有十余间，两大间为粮仓，几间佣人居住。其余堆放一些杂乱东西。钟家人口众多，每天三十余口人(包括帮工、佣人在内)吃饭，在太和场是屈指可数的钟氏大家族，因此称之为“钟家大院”。



图2 今保留下来的钟家大院之一部分

院主钟开焮，字雨秋，清光绪八年(1882年)岁壬午冬月十三日辰时生，“四川高等学堂优等毕业生”(图3)，继承其父钟炳江(字应舒，一字静安)遗留下来的产业，因其年老，让其长子持勋管理，由于管理不善，粮食歉收，有时还与邻里发生口角，因此，雨秋令次子持节代之。

钟持节，字汉武，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岁丁未三月廿二日，尝在西藏边政学校毕业，任西康省委员。复又考入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步兵中

校军衔<sup>①</sup>。有才智，为人和达。夫人蒲氏名漱玉，出生于成都市烟袋巷。自嫁到钟家，贤惠能干，敬奉公婆多年如一日。并将两个儿女抚养成人，男叫家华（50年代初志愿军赴朝参战）、女叫家英（50年代泸州医学院毕业）（图4）。惜乎！持节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岁庚辰冬月二十九日卒，年仅33岁。大院又由雨秋掌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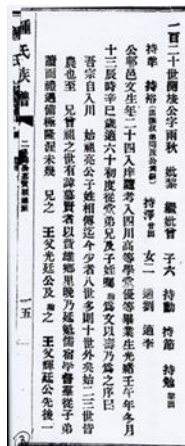


图3 《钟氏族谱·钟雨秋传》



图4 钟家华讲述张大千居住这里的故事

临风桥钟家大院，主人钟应虔（字敬生）继承其祖辈遗留下来的一大片土地和房屋数十间，庭院栽种花木果树，族人数十。耕种百余亩肥沃田畴，收获之时按劳分配，男女老少不分彼此，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川大国学大师林山腴<sup>②</sup>娶钟应虔之女为妻（图5）。抗战期间，敌机常来成都轰炸，林山腴由成都爵版街霜柑阁迁到郫县犀浦宁风桥的钟家大院，借居其妻弟钟开裳家避难。山腴著《清寂堂集 村居集序》称：“政府方布令疏散，人民亦汹惧莫保，比今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寇机果至，一夕数惊予家乃庄徙郫县钟氏河湾，依内兄弟以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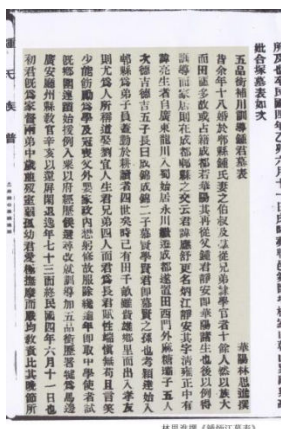


图5 林山腴撰《钟氏族谱》

### 三、由青城迁沱水

张大千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骚扰,从成都迁至一百多华里的灌县青城山上清宫,这里清静,彭椿仙道长以及道士都对大千及家人客客气气,而且道长还安排道徒帮大千做杂事。大千先生为此也很感激,先后在宫观内的名胜处创作了《麻姑池》《鸳鸯井》《张三丰》《麻姑祝寿》等书画碑刻<sup>[2]</sup>丰富了观光景点的内容,宫内当家为此感谢万分。大千是个广结善缘之人,这里虽“曲径通幽”,但由于交通不便,朋友往来相应少些,因此拟再在成都至青城山之间寻觅一处既幽静,且宽敞的庭院落脚创作书画,也可常与成都的朋友汇聚。曾听忘年交林山腴先生说过,太和场有一家大院,院主人钟开燾是山腴妻弟钟开裳从兄,因此开燾、开裳与林先生是郎舅关系。

一天,正巧林先生差人捎来信,请大千去临风桥一叙。大千高兴万分,立即下山来到临风桥与林先生把酒言欢,在座的有四川都督尹昌衡<sup>③</sup>,张大千说,除了青城山外,意欲再在这附近借居。尹昌衡对林说:“我去过蔡家碾钟家大院,其主人是你的亲戚,他的院落宽大,这是个好地方。”林先生点了点头,大千请林、尹二位先生帮忙引荐。他们来到钟开燾家言明此事,钟雨秋即刻答应,拱手抱拳对尹昌衡笑道:“好!看到你们两哥子的面上。”又对大千道:“欢迎!欢迎!”雨秋令家佣将东厢房多间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待大千入住。张大千1938年至1949年期间借居成都有很多处,时而尹昌衡公馆,时而在青城山,时而昭觉寺,时而在金牛坝等地无定准。于郫县犀浦太和场蔡家碾八保钟家大院作画有年,这里是他居住时间比较久的地方,创作了不少书画精品,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 四、以画换草鞋

张大千的十女心瑞、十一女心庆都十分怀恋钟家大院的五六年时光,因此对钟家大院有很深的感情。时间如梭,一晃就是几十年,她们已是鬓发花白的老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她们还常去看看她(他)们和爸爸妈妈的起居处和

画室，回忆起小时候在大院里与邻居的同龄女友一起跳“飞机”房、跳橡筋绳、或玩“官兵捉强盗”，又唱又闹的快乐情景……惜乎！老房子已被拆毁得面目全非。没有了，美丽的花园没有了。竹篱笆石院墙被拆去，改成不伦不类不协调的水泥板楼房。如今仅存几间破败不堪的画室和装裱室（图6）。张心庆最近一次去钟家大院，发现这里稀疏的住户面孔已经很陌生，就连童年打打闹闹的朋友也看不见了，叹息不已……。正准备“打道回府”，忽然一个身穿阴丹布上了年纪老太婆，腰杆拴着喂猪的围腰，来到心庆身边凝视了很久，终于认出来了，大声道：“你是十一姐！”这个太婆是贫农沈云礼打草鞋的老婆王顺清（图7），她是钟家大院的佃客，小时候常与心庆姐妹们“逮猫猫”。她们牵手哈哈大笑，王太婆开始拉起家常道：“我给你爸爸打了一双线耳子草鞋，他给我画了一幅画……”<sup>④</sup>



图6 张大千曾经用来作画的画室和装裱室



图7 王顺清太婆

一个酷暑天，张大千身着漂白布短衫，脚板发热把长袜子脱了，穿一双青布鞋，他汗流浹背从城里回来，路过邻里王家门口，看见王幺姑（儿）坐在门口正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打草鞋，抬头忽然看见大千站在她面前，微笑地指着竹椅子道：“张伯伯坐嘛！”（图8）大千点了点头坐下问道：“你能为我打一双草鞋吗？”王女娃子笑嘻嘻地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说道：“我要你一张画！”大千对这个聪明伶俐又可爱的女娃子的要求非常爽快的答应了，忽然站起来说道：“你忙你的，我回去一趟马上就来。”于是，张先生从家里搬来画具坐在王幺姑面前，拿



起画笔，两三分钟就勾勒出她打草鞋的神态，邻居男女老少闻讯前来围观，都被大千先生画的栩栩如生的“王姑娘”惊呆了，一个上了年纪大爷，嘴里含了一根叶子烟棒说道：“眼睛画的水汪汪的，好乖哟！”另一个瘪嘴老太婆，弯着腰，眯起眼睛看了这幅画，笑道：“哎呀呀，幺姑（儿）是个下凡的仙女！”……大千先生把这幅画送给了王姑娘的第二天，姑娘把一双线耳子草鞋送给张伯伯，大千对王姑娘送给他的那双用料一选再选，精工编织的草鞋十分满意，对朋友笑道：“从前羲之以书换白鹅，如今张某以画换草鞋……”



图8 张大千在犀浦时肖像

## 五、张大千初识徐雯波

正是张大千应邀来到临风桥与林先生、尹昌衡把酒言欢，林先生推荐大千借居犀浦钟家大院的那一天，张、林、尹三人乘兴同去钟家大院拜访钟雨秋。四人见面相互寒暄后，主人令其仆人献茶。大千只见一个瓜子脸，面目清秀，身材瘦削，头扎小辮的小女子恭敬端上茶来，然后侍立一旁。她表情羞涩，低着头不言语。大千向主人探问，得知其姓徐名鸿斌年仅十一二岁，是钟雨秋妻氏的远房亲戚，小名窝窝，原住成都烟袋巷九十一号，父徐伯皋做小生意维持生活，母蒲氏料理家务，生子女四个，长子徐鸿道十八岁，皮鞋铺学皮匠，次子徐鸿德十四岁，与近邻挑水或为人做杂务，长女徐鸿秋十六岁，四川省医院为实习护士，次女徐鸿斌，年幼读小学。徐家日子勉强混得走，由于父母体弱多病，将其生意交给长子徐鸿道看守，因其沾染抽鸦片成瘾不能自拔，常将家中稍值钱的东西偷去当买，其父母痛责之，他反变本加厉，还将做生意的铺面拿去抵债。因此家庭败落，父母为此气得要命，不幸同一天死亡。丢下年仅十一岁的徐鸿斌无人看管，实在无法生存，其外婆裴氏晋卿见她可怜，常带她走人户访亲戚，吃“转转会”度日。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飞机轰炸成都时跑警报，人人自危，由外婆带领来到钟家大院，哀求钟家收留，钟雨秋媳妇蒲漱玉与徐鸿斌的母亲是姊妹，因此徐鸿斌呼蒲漱玉为二姨妈，蒲与裴氏粘“挂挂亲”，钟某看在其夫人的份上收留了鸿斌当丫头。

大千是个“糍粑心”，见其可怜意欲收之为义女，与主人相商，钟某即刻答应。事后，鸿斌尾随张大千去了青城山。鸿斌到张家后，虽然得到了温饱，但仍然寡言少语，缩手缩脚，经张大千大夫人曾正蓉、三夫人杨婉君安抚她，才慢慢放下心来，稚嫩的脸上稍露出笑容。逐渐带领张家儿女玩耍，主动去为大千二夫人黄凝素所生不到半岁的婴儿换洗尿布、做些杂事，不嫌脏不嫌累……。经张先生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此女子吃苦耐劳，做事利索，伶俐聪明。为了让她多学点文化，后来叫她与其子女同去青城石笋峰小学校读书学文化。

不久，张大千从青城山迁到犀浦钟家大院。徐鸿斌与大千子女同去太和场中心小学校读书。她放学回来，放下书包，挽起袖子做这做那。经大千的大夫人曾正蓉耐心调教后，她接人待物有礼有节，有时为大千端茶送水，或去画室看先生作画，或清洗笔砚等琐事忙个不停。几年过去，张大千的朋友来访，见鸿斌已长成婷婷婀娜的大闺女，举止礼仪温文尔雅，友人对大千开玩笑曰：“你今后有新人伺候啰！……”这句话却把张先生点醒了，暗想，这个女子将来是张某可靠的有用之人……。

1945年，日本受降后，张大千携徐鸿斌去北京、上海等地一游，让她见世面长知识，接触新事物。大千先生一方面会会在京沪等地多年不见的朋友和举办画展；另一方面为鸿斌天生唇裂予以修补、洁齿及美容。据说大千还带领鸿斌去上海李秋君鸥香馆中学礼仪，秋君认她为亲妹妹，并送她首饰和化妆品，临别时双双拥抱不忍离去，秋君要求鸿斌今后伺候好大千。20世纪40年代末，大千正式纳鸿斌为第四房，更名为雯波（图9）。



图9 张大千与徐雯波合影

据严谷声之女盛媛大姐说，他们结婚仪式在成都桂王桥西街贵园府举行，当时时局混乱，不敢张扬。婚前雯波已是孕期，产下一个小女，以张氏排行取名心碧，惜不久夭折，次年，又生下一个婴儿取名心建。大千、雯波夫妇1949年12月6日乘飞机离开大陆抵台湾时，心建仅7个多月，由于诸多不便，未能带走，慌忙将其托付给信得过的与张大千裱画的技师刘绍侯，请他找曾为张家作佣刚生

产不久的那位王姓年轻女子哺乳。次年，心建已1周岁多，由绍侯将心建交与第一夫人曾正蓉抚养，直到成人。

## 六、“古太和场”

大千先生将其家眷、学生、装裱工以及勤杂人等二十余口都安排住在钟家大院。这里离太和场街上仅1千米，步行阡陌小道五六分钟就到太和场口。太和场分上、下场。上场不大，对穿对过仅500米，有大大小小商铺七八十家，饭馆、茶馆、栈房、锡匠铺、铁匠铺、鞋匠铺、杂货铺、水烟铺、纸火铺、酱油作坊、榨油作坊等等要啥有啥，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月逢一、四、七日赶场更加热闹。场上有太和场中心小学，大千的几个子女皆在这个学校读书，张大千的六侄比德曾在该校执教（图10为张大千六侄张比德照片，照片的背后是张比德弟张心俭予笔者赠言）。据住在太和场九十多岁的老街坊讲，张大千抗战期间居住在钟家大院时，曾经过坚永桥，沿河边再穿大水巷子，进入场上，喝早茶。这条街虽不长，铺面一间紧接一间，为预防火灾，有三个通往沱水边便于取水的防火通道叫“水巷子”，大水巷子在两个小水巷子中间，为了防范偷盗，水巷子都有竹木搭建的栅栏，大水巷子栅栏上面有楼，每天寅时开栅，酉时关栅，楼是为供一个弯腰驼背打更匠歇息的场所，以便打更匠起夜打更。清民之际这里市井繁荣，尤其是逢场天非常热闹，赶场的川流不息，来往客商不少，背包拿伞的、坐鸡公车的、抬轿子的以及来往行人都习惯走较宽敞的大水巷子。较远的客商来做生意的多歇宿这场上的几家的栈房。据说有一个姓范的女人，她的老公死了，栈房由她继承，生意红火，门口悬挂一个木制纸糊灯笼，上面写着：“鸡鸣早看天夜晚先投宿”的栈房常用语。上场的三圣宫、下场的观音阁。两处有五六棵直径大约需要五六个人手拉手才能环抱的大黄桷树自今已是三百多年的树龄，即可证明这个场历史悠久（图12）。三圣宫、观音阁里，虔诚居士烧香膜拜，求神保佑。两处坝子都宽敞，逢场天除测字算命、卜挂抽签外，还有摆摊摊卖酸辣凉粉、担担面、糖油果子、三大炮等小吃的。不少卖狗皮膏药的、耍把戏的都在“扯谎霸”围圈圈“扯把子”，热闹非凡。场上茶铺有好多家，最大的一家是姓陈的茶馆叫“忙中乐”，摆设十来张茶桌。张大千是这里的常客。他来此处一是会会朋友，二是听听从水码头上岸到茶馆喝茶的外州县客商，传来这里听不见的消息。





图 10 张大千六侄张比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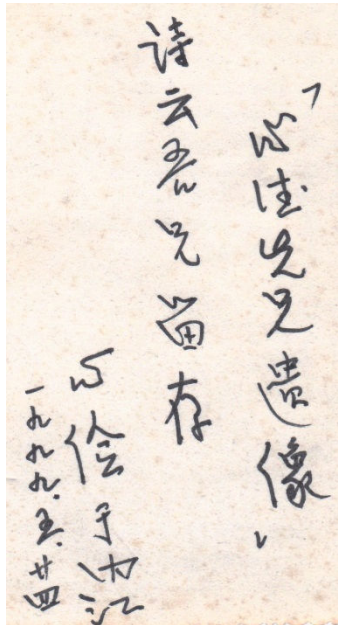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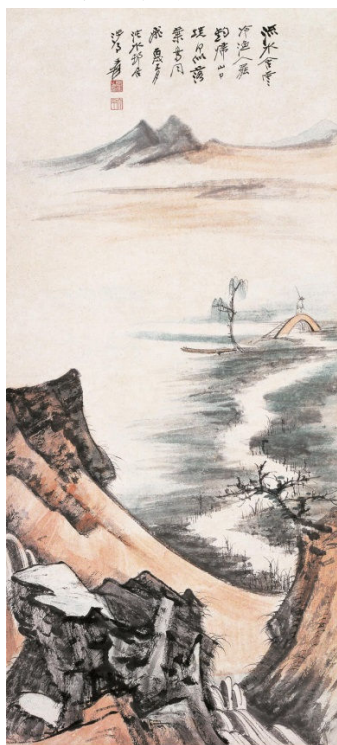
图 11 照片背面是张比德弟张心俭予笔者赠言



图 12 原三圣宫黄槐树

张先生在这里喝茶，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并且当地乡民们都十分尊重他，称他“八老师”。因此他对太和场有很深的感情，在借居时创作了不少作品，曾在

书画中题“沱水村居”即是这里（图 13）。一天，大千刚到茶铺门口，里面七嘴八舌传来“八老师的茶钱我给了！”“张先生请里边坐！”入座不久，住在这场上的副乡长，张大千的拜把兄弟张老九张正修也来喝早茶。大家都亲近地围绕在他二人的茶桌子边听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摆悬龙门阵，说到太和场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忽然一个茶客冒了一句：“历史到悠久，应该立一块太和场牌子嚟！”大家都愣住了，一个这里的老街坊说：“我们的门牌都是纸飞飞写的。”在座的都点了点头，另一个向张副乡长建议，“场口上该挂块牌子嘛！”乡长立刻站起来大声道：“好！那就请我的八哥法书啰。”张大千二话没说，回到钟家大院榜书“古太和场”四个大字，于是乡长请来匠人打制木匾，刷漆贴金后悬于场口（图 14），升匾这一天正是逢场的日子，锣鼓叮咚，鞭炮轰鸣，据当地的老乡民说，观音阁、三圣庙两处开庙会，并邀来戏班子演坝坝戏。周边的乡民闻此消息都纷纷赶来凑热闹。绅士们特在场上摆设“九斗碗”宴席答谢大千先生的辛劳。从此太和场增添了一道风景线，来往客商经过此门时都仰首观望，肃然起敬。惜！黑漆金字匾被毁于 20 世纪 60 年代前。



張大千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於郫縣鍾家大院

图 13 张大千于钟家大院作画题款署“沱水村居”



图 14 张大千题“古太和场”匾的老街口

## 七、大千豆瓣鲶鱼

抗战期间省立戏剧音乐专科学校疏散到郫县犀浦新民场吉祥寺，校长熊佛西。一天，校长派学生去太和场接张大千到三合居饭馆吃豆瓣鲶鱼。这家饭馆老板姓吴，以红烧豆瓣鲶鱼闻名川西。一些商贾、望族，不管是成都到灌县抑或灌县去省城，多半都要在犀浦刹一脚，专门去这家馆子吃红烧豆瓣鲶鱼。张大千在三合居吃完这顿饭，认为烧鱼佐料，特别是辣豆瓣下锅的时间还欠缺“火候”。说来也巧，几天后，从太和场街上传来有一个老汉在沱水江边搬罾，网了一条六斤重的大鲶鱼在市集上出卖，大千听了后赶快叫伙夫去买了回来，另叫一学生去街上的郭茂杰酱园铺买回陈年老窖豆瓣及其他佐料。令家厨把鱼开肠剖肚宰成约一寸见方大小的坨坨，然后再濡芡备用，他拴起围腰正在灶房忙于制作烧鲶鱼的佐料时，忽然林山腴邀约严谷声、杨孝慈、熊佛西等几个老朋友来拜访。张先生拱手相迎笑道：“来得巧！”大家看见拴的围腰，又听了这句话都判断今天晌午有“明堂”。杨孝慈问：“弄啥子好吃的？”周企何：“哈哈！看来今天脚板是洗干净了的。”大千笑而不答，请客人安坐，命夫人拿烟倒茶。自己进了灶房令伙计在灶里面架上青杠柴把火烧得熊熊的，然后把锅里菜油煎熟到一定火候时，再加两坨刚买回来的生板油同煎，再撒进一把汉源花椒及香葱头子、生姜、大蒜等，待到锅里冒青烟时，把那些油中的杂物取出，然后将陈年豆瓣下锅，煎到油与豆瓣混成一体时，再将备用的鱼坨坨放入锅里，翻了几铲后，大千将自己秘制的佐料放入锅内，鲶鱼烧焖到一定时候勾芡起锅舀入盘里，再撒一把香葱、香菜。最后将这盘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豆瓣鲶鱼端了出来请诸公品尝，一直膳食清淡味的张大千三夫人杨婉君吃得头上汗水直冒，拿花手绢擦了又擦，带着四川口音笑着说：“安逸惨了！”在座的哈哈大笑，熊佛西认为与馆子的相比更胜一筹，在座的连连点头，都推举大文豪林山腴将这道菜命名，山腴翁摇头晃脑地笑道说：“大千豆瓣鲶鱼！”

## 八、寂笑斋

抗战期间张大千就借居于犀浦太和场钟家大院。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岁庚辰腊月，杨孝慈、余中英、严谷声、罗文谟、林思进、谢无量等先生做客于钟家大院，宴饮后谢无量为大千书其斋名“寂笑斋”。大千其书画作品中不题“钟家大院”，而书“沱水村居”或“寂笑斋”。林思进《清寂堂集》有《大千将自青城移居沱水与予相邻以诗迎之》“欲道沱江有佳处，为君粗营画舫斋”诗句。（图15）。



图15 谢无量为张大千题书斋名

### 九、杏林薛堂顺

郫县太和场乡场上有一所小学堂，其中有一个教书匠名薛遂亭，亦善岐黄之道，除上课教书外，在学校的街对面的水巷子侧边另设一家中药铺，薛每逢星期和寒暑假在此坐堂，为当地乡民治病。大千在钟家大院借居时，因家人患疾，一时无法进城就医，即请薛先生拿脉，仅用两三付汤药，家人即恢复元气，张大千为表达其谢意，遂撰对联：“良医自是肱三折，盛事终当继八萧”，款署：“遂亭仁兄大国手博笑，丙戌十月张大千爰。”尝绘《达摩》画一幅赠之，题：“眉粗齿缺髮蓬松，道是西来鼻祖翁，一花五叶传天下，直指人心在镜中。”另竖书“杏林薛堂顺”五字小匾挂于坐堂诊脉的墙壁边，自此求医者络绎不绝。

### 十、“裱褙匠”刘绍候

张大千从北平请来的装裱技师刘少候<sup>⑤</sup>，他的装裱技艺了得。一幅画题款位置欠妥，他能把原来的题款移到认为最佳的位置，连行家都看不出来，这个绝活叫“移山倒海”他能把破裂不堪的绢本按经纬补织得丝丝入扣，让那些“挑漏眼”的鉴赏者钦佩不已。因此他在京城是数一数二技艺超群的佼佼者。张大千在北平以重金聘请他来成都的。张大千在太和场借居时，将刘师傅安排住在裱画室的厢房内。刘师傅喜欢喝“跟斗酒”，大千常差人到泸州、宜宾买几罐酒回来供他慢慢酝，他习惯晚上喝了酒就入睡。在太和场的人都仅知道他是“裱褙匠”而已，谁知他有一套深藏不露的武功……（图16）他每天起得很早，天色麻麻亮就在庭前“操扁挂”（武术），拳脚利索，时而耍棍棒，时而举石锁，别看他是乾筋筋瘦猴猴，三五个人想与他“抢手”（比武）不在其话下，用不了一两个回合就把他们丢翻。



图 16 刘绍侯

张大千三姨太杨婉君是在北京唱京韵大鼓的，自从大千先生收之为姬人后偶尔在大风堂哼几句。据说有一次太和场赶庙会，来了一个戏班子在观音阁内唱戏，三姨太由钟家大院的钟家英小妹陪同去看坝坝戏时，却遭受几个歹人凌辱，刘师傅闻讯连忙跑去，见几个二不挂五的把三姨太紧紧围住，说她很“摩登”。那个想对姨太动手脚的家伙，被刘师傅吼止住，那几个小子觉得扫兴，一个莽夫见刘矮小，没看上眼，准备上前动手，刘再三警告却不听，上前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个想动手的莽夫揪出人群一顿暴打，那汉子跪在地上求饶，其余慌忙逃窜。从此后，太和场不管是赶场或是开庙会，那些偷摸扒窃躲得远远的、“下三烂”都收了手，太和场恢复了原来的淳朴民风，社会秩序有所改观，乡民一致夸奖张大千的“裱褙匠”了不起。

### 致 谢：

在我撰写拙文的过程中，牟鸿霖教授花费了不少宝贵时间，并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本文才能顺利完成。在此表示真诚地感谢。

### 注 释：

①《钟氏族谱》民国三十年代编撰。

②林山腴，生于 1872 年，名思静，字山腴，号清寂翁，室名清寂堂，成都市双流县人。30 岁中举，东渡日本，回国后授内阁中书，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川大教授，后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著名古文学家，著有《清寂堂文集》《清寂堂诗录》《清寂堂词录》《吴游集》、总纂《华阳人物志》等，林先生的书法海内外闻名，工小篆，行书有明人之风趣。灵动多变，其字形往往熔铸多家之长，飘逸秀丽，风流蕴藉，有书卷气。享年 83 岁。

③尹昌衡，生于 1884 年，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曾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校长）、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名人。少年时因其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当地人又亲热地呼之“尹长子”，1953 年卒。

④王顺清小时与张大千的女儿们一起玩耍，相互定为“干姊妹”……20世纪50年代初王顺清与邻居沈云礼结为连理，2010年去世。20世纪80年代初王顺清婆婆尝向笔者讲过“草鞋换画”的美谈。沈云礼弟云年说：“可惜，那幅画文革中不翼而飞成为憾事。”

⑤薛遂亭，字堂顺，1913年生于成都新繁县龙桥乡三多村。1928年毕业于成都离山中学，喜好诗文、书画，之后跟随八太祖薛虞堂学医。由于勤学好问，刻苦钻研，尤擅内科。医德高尚，自制膏、丹免费接济贫民，20世纪40年代初尝于成都协进中学任校医。1943年到郫县太和场。抗战期间避难于太和场。娶郫县犀浦太和场钟开瀚（字紫沧，生于1884年，优级师范毕业）之第四女持瑶为妻。

⑥刘少候，一作绍侯，生于1887年河北冀县城西北的刘家庄村。18岁于北和平门玉皇庙竹林斋裱画铺学徒，满师于外南新华街土地庙内开“松发山房”裱画铺。1946年随张大千到四川住在太和场，后来迁居到昭觉寺，继又迁到金牛霸。1951年应川西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前身）聘为装裱技师。1969年卒，享年74岁。

#### **参考文献：**

[1]李元.蜀水经：卷3 江水三[M].成都：巴蜀书社，1985.

[2]杨诗云.张大千书画碑刻：四川灌县青城山记[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32(3):28-37.